

用適園劇校學

最佳劇選

選編喬易

行發

社版出錄潮

海上

1947

最佳劇選

易喬編選

附

導演說明
裝置設計
演出須知
簡短本

上海潮鋒出版社出版

最 佳 劇 選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出版

外埠代理處	編者
瀋陽	易
天津	潮
北平	鋒
廣州	亞
上海自強書局分局	出版
天津	社
自強書局	衛
南光書店	平

元

實價國幣

No. 7 本書編號

目次

創作之部

女記者

.....田 漢.....一

附：舞台面圖樣

導演說明

.....四一

排演須知——服裝——道具——效果——化裝

.....四三

本事

.....四五

一袋米

.....尤 兢.....四七

附：舞台面圖樣

目次

目次

二

導演說明……………九〇

排演須知——服裝——道具——效果——化裝……………九二

本事……………九四

同胞姊妹……………顧仲彝 九五

附：舞台面圖樣

導演說明……………一二六

排演須知——服裝——道具——效果——化裝……………一二七

本事……………一二九

翻譯之部

飢餓……………涅悅洛夫作 一三一

附：舞台面圖樣

金入譯

導演說明……………一六二

排演須知——服裝——道具——效果——化裝……………一六三

本事……………一六五

保祿·摩萊爾……………拉里柯甫著 索原譯 一六七

附：舞台面圖樣

導演說明……………一八一

排演須知——服裝——道具——效果——化裝……………一八三

本事……………一八四

都會流行症……………莫利哀原著 一八七

附：舞台面圖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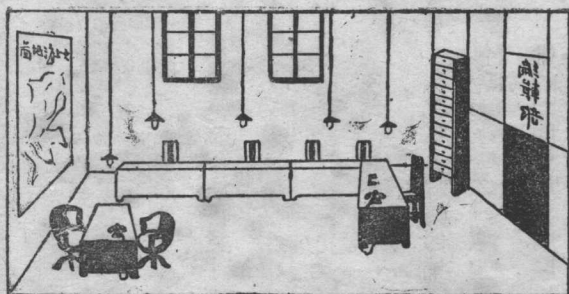
導演說明……………二三〇

目次

四

排演須知——服裝——道具——效果——化裝……………二三一

本事……………二三三



女記者

田漢

人物：

王意芳

李明玉

(以上女記者)

家祥

伯生

士英

平叔

(以上男記者)

地點：江南某大都市

時間：一九三二年某可紀念的一夜於一報館編輯室

(電話鈴響)

士英（接話）唔。××報。我士英。是嗎？那樣的條件有承認的可能嗎？唔，忍辱負重，恐怕是忍辱而不負重吧。是的，現在等您的文章。密斯李嗎？（回顧）她還沒有回來。也沒有來什麼信。電話也沒有。大家也很着急的。不過該不要緊吧。那樣一個通達的女子該不會有什麼意外吧。好。等着您了。社長嗎？沒有來過。那邊我已經派人去了。今晚該不會有什麼不幸吧。對哪，我們也擔心的是李小姐再見了。（放電話）

家祥

怎麼，難道密斯李出去的時候一點也沒有不同的樣子嗎？

伯生

她說部長派她出去採訪新聞，誰懷疑她會有別的意思呢？

家祥

王小姐，你總該有一點曉得吧。她和你又是老同學，又是唯一的女同事。

意芳

我也不大曉得。你知道她是很深沉的。不過，前個禮拜有一天我忽然見她哭了。她是不大

流眼淚的。我說：「密斯李，您怎麼啦？」她連忙遮掩着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可是她的眼圈兒不是明明的哭紅了嗎？我勸她一切事都得想的開些。我們女孩子在外邊過職業生活的還不很多，中國社會又是這樣落後，自然免不了要受許多委屈的。我們祇要能夠

忍耐一點也就過去了。她很生氣的說：「忍耐！再教我們忍耐到什麼時候。」我說：「我不大曉得你的事，不過我們總得保重自己的義務。」她嘆了一口氣說：「許多人都要我保重，可是許多人都在摧殘我。我想也許不保重自己是對於那些人的復仇罷。」我當時很平常的聽過了。現在想起來，也許她從那時候起就存了什麼消極的念頭哩。

家祥 一定的。這還不夠明白了嗎？天哪，假使真有什麼意外的事，那真太可惜了。那麼一個好的姑娘，能寫能說，就在咱們男子裏面也不可多得。

伯生 就因為這樣，追求她的就多了。追求她的多，選擇就難分，等到好容易選中了的男子又有什麼缺點，失望可就大了，大悲劇也跟着發生了。爲着減少這樣的悲劇，我想寫一篇文章提倡女人回到廚房去，恢復「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固有的女性觀點。這篇文章就在婦女欄發表，王小姐你同意嗎？

意芳 去你的吧！

家祥 照你說，反而是密斯李不該能寫能說了。我雖然不是婦女主義者，可是對於男人的罪惡

常常有很深的反省。拿這趟說吧。假使密斯李死了那就完全給平叔殺了的。

士英 誰不這樣說。我們知道老何介紹密斯李來這兒就是不懷好意的。別當他那樣正經的面孔，追求女人到真是不含糊。

伯生 話又說回來了。一個男人追求女人是應該的。就是應該更光明一點。同密斯李戀愛的時候沒有告訴她家裏已經有了老婆是他最不應該的地方。這兒完全暴露了男人的自私。士英 這也不能說完全是他的自私。在我們內地自己還沒有生下來老婆早已給定好了的事是常有的。你能說這是我們的責任嗎？

伯生 因此我們不妨坦白地說出來啊。

士英 說出來人家就不愛你了。

伯生 沒有的事。真是愛情的說出來她也還是愛你的。

士英 這話很難說。現在的女性話儘管說的漂亮，她們很少不是爲結婚而戀愛的。結婚依然是現代女性最主要的職業。

意芳得了。你也這樣說了。這簡直是對我們的侮辱。

士英 可是，這不是事實嗎？這也不是女性不好，是現代我們這社會還不能給女性預備結婚以外的充分的出路啊。

伯生 這就是我們現代青年的苦悶了。我同情密斯李也同情平叔。

家祥 可是他總覺得平叔不應該。他一面進攻密斯李，一面又不肯和他老婆斷絕關係。

伯生 他老婆有了兩個孩子，他就捨得老婆也捨不得孩子啊。

家祥 這種地方就是平叔的弱點。

士英 當然哪，一個人有他的長處就一定有他的弱點。

伯生 對哪，常常一個人對別方面很強的一對女人就弱了。

家祥 可是我看平叔就是對別方面有弱點，也許是對別方面的弱點表現在對女人方面來了吧。

伯生 也許吧。近來外面對於他的議論也不比從前好了。

（茶房送信便交士英。）

士英 （丟一封信給家祥）喂：家祥，別議論別人了，你的愛人的信來了，當心你自己別讓人家抓住

弱點了吧。

伯生 我們家祥兄是一個完全無缺的青年，沒有什麼弱點的，假使有那就是對於女人太好了。

女人叫他做什麼他就什麼。

家祥 （接過看了一看）有什麼好事！又是來問我要錢的，她不曉得我這一個月的薪水都支完了。

士英 那麼再支下一月的好哪，有我會會計你什麼也不用愁，咱們老朋友，這點兒小事還不能

幫忙嗎？祇要你們結婚的時候多請我喝點酒得了。哈哈（檢信）王小姐，這兒也有你一封。

意芳 那麼家祥先生，請您遞給我吧。

家祥 是是，您知道我是最樂意替小姐們服務的。（拿起信走過來，忽然發見那信封的字有些認識。）噢，這

不是密斯李的筆蹟嗎？

意芳 （急起）是嗎，快讓我看看。（接信）啊呀，果然是她寫的。

許多人（圍攏來）她怎麼說？她怎麼說？

意芳 你們聽我念吧。「意芳姊：當您接到我這信的時候我們已經永別了。我已經做了大海裏的泥沙了。這是誰料得到的事呢？」啊呀，糟糕，我們所憂慮的事發生了。

伯生 您快念下去吧，王小姐。

意芳（念）「您知道我不是一個厭世的女子，我對於人生常常很樂觀的。我鄙薄那些厭世的人。我覺得他們太沒有責任心了，太沒有勇氣了。秦夫人自殺的時候我是怎樣責備她的。您該記得吧。我那一篇訪稿發表之後，還說我寫得太厲害了。但是那裏知道昨天責備人家的人今天又要受人家的責備呢？是的，我死之後社會上笑我，罵我的人一定比憐憫我同情我的人多吧。但是我那裏能管的那麼許多呢？意芳姊啊，我們是女人，你懂得女人的心的。我們有我們的纖銳的感受性，我們有我們的自尊心，很不幸的我現在是陷於一種很難解決的矛盾了。但是我這樣敷衍地活下去嗎？不，我決心用死來解決這個矛盾啊！意芳姊啊！你該記得我們畢業的時候大家是怎樣互將期許的吧。你在我相片底下是這樣寫的，『像

密斯李這樣英發有爲的姑娘是不會屈服於任何運命的。她的奮鬥和勝利將是我們現代青年女性的好榜樣。』你也該記得我在東京住的那幾年怎樣寫信給你的吧。我想我一定能給國家做一點兒事。怎麼想到別人和她自己都那樣期許的人會這樣使你失望呢？意芳姊啊，別了。請你忘記這個世界上有過我這樣一個無志的人。辜負了父母的深恩，辜負了朋友們的熱望。寫到這兒我的心刀也似的割了」（王小姐念到這兒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聲痛哭起來。）

（許多人也爲之慘然。）

伯生

（拿起信接念）王小姐！趕快打電話到水上警察署去。我們現在的責任是救人了。救不了

人至少要收她的屍。人家不夠愛人，難道我們可以不夠朋友！

家祥

（不勝同情）對的！不過這真是怎麼一個世界，這樣的女子也容不了！

（他們說的平叔——即此劇的男主人公登場了。）

平叔

（把大皮包在桌上一放，見王小姐哭）噢，王小姐怎麼啦？

家祥

（敵意地）「怎麼啦？」你倒說得很風涼。

平叔 誰說風涼話？我問密斯王爲什麼哭啊？

家祥 你知道她哭誰？

平叔 知道了我就不問了。

家祥 有人爲你死了，你還不知道那也太鈍感了。

平叔 你說誰？李小姐嗎？從昨晚到現在我那兒不會找過她，甚至水上警察署我也報告了，可是
一點消息也沒有。怎麼你們得了她的消息嗎？密斯王怎麼說？

意芳 （繼續哭泣）……

家祥 不用問她，看這封信罷。（遞信給他）

平叔 （大驚接過）啊呀，真是她寫的。（緊張的看下去）我現在是陷入一種很難解決的矛盾了。但

是我能這樣敷衍地活下去嗎？不，我決心用死來解決這個矛盾……」（自揪其髮高聲哭

叫着）我不能再看下去了。啊！媛！我負了你了。祇要你不死，我已經決心用我的最好的方法

解決這個矛盾的。

伯生 是嗎？假使她不死，你安排怎麼辦呢？

平叔 我安排同我的老婆離婚。

家祥 你怎麼能捨得你的孩子呢？

平叔 祇要她不死，我什麼都捨得。

家祥 （敵意地）好，在此刻大約她已經死了。你也用不着犧牲什麼吧。

平叔 不，我已經和我的老婆談好了。不管聖媛還在不在，我也要和她離婚了。

家祥 應該這樣，要不然大家真不能原諒你。平叔！

平叔 不要說大家不能原諒我，自己也不能原諒我自己。現在讓我去找她去。伯生：這是明天的

論文請你給我發下去吧。

伯生 （接過）好，我給你發稿，你快去。

（平叔匆匆一禮，挾着皮包去了。）

家祥 看他那樣子，又是可惡，又是可憐。